

梧桐著

暗香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暗香

梧桐
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暗香/梧桐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4.11

ISBN 7-5354-2912-2

I. 暗…

II. 梧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3327 号

责任编辑:姚 梅

责任校对:黄黎丽

设 计:天一工作室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9.25 插页:3

版次: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20 千字 印数:1-10000 册

定价:18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作者简介

梧桐

湖南岳阳人

七十年代后期出生

大学毕业后，曾任省电台和电视台节目主持人

武汉作家协会签约作家

悉尼华文作家协会会员

现居武汉、悉尼两地



在微笑的眼睛里，看见蓝色的天空
阅读的时候，微笑随着文字起舞
写作的时候，眼泪也有微笑的温暖
笑着面对变化莫测的世界
面对悲欢离合的人生
面对未知的你

有天早上
从梦中醒来
突然跑到镜子前
看着自己
脸上的笑容依然明净
我喜欢微笑

一

下了一场雨，天气转凉，2004年的夏天又快过去了。
四季总是依着一定的节拍，周而复始地走着。
人生，却是多变的。

二

2001年8月20日早上9点，首都机场三十五号候机大厅里坐满了人，北京飞往武汉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。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男人提着简单的黑色行李箱匆匆跑进来，他穿着白色短袖衬衫，考究的灰色西裤，膝盖处有些皱褶。他抬头看了一眼登机时间，在后排找了一个空位子坐下，闭上眼睛陷入了沉思。过了几分钟，他伸直腿，从裤袋里拿出手机，拨了几个数字，又合上手机盖，双手抱在胸前，低垂着头。光洁如镜的大理石地面映出他模糊的身影，却捕捉不到他眼睛里浮起的阴霾。

他叫秦雨晨，武汉银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秦雨晨的名字，但是广告界的同仁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银海文化。1994年武汉广告市场还是一片沉寂，硕士毕业不久的秦雨晨预见到了这片天地的美好前景，单枪匹马创办了银海。经过几年艰苦奋斗，银海终于成了广告界的精英公司，不仅打开了武汉的市场，同时也取得了很多知名品牌在中南地区的总代理权。

隔着三排座位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站起来喝水，回过头看见秦雨晨，连忙又转身坐下了。秦雨晨没有看见他，依然陷于自己

的沉思中。谁也不知道，他紧锁的眉头里每一丝皱纹到底要讲述怎样的故事。

那个戴眼镜的男人叫刘亦扬，他和秦雨晨平时没有太多来往，偶尔在弟弟刘亦文家里碰到，也只是简单地寒暄几句。

刘亦文是秦雨晨最好的朋友。

刘亦扬突然想到秦雨晨的女朋友林锺清，他取下眼镜，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。

林锺清是长江音乐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，刘亦扬前两天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，林锺清的《人生故事》刚刚在全国广播电视节目评选中获得了一等奖。

她总是那么优秀。

刘亦扬在心里说了这样一句话，戴上眼镜，周围的一切又恢复了清晰。

秦雨晨靠在冰冷的塑料椅背上，想着林锺清。再过几天，他们就认识整整七年了。在这七年中，秦雨晨对林锺清的了解越深，心里的爱意就越浓。

这是个充满诱惑的时代。经济增长迅速，人们转换感情的速度也变快了。秦雨晨却始终专一地爱着林锺清。

林锺清是个值得爱的女人。

秦雨晨想到这里，忍不住双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胳膊。

人声有些喧哗，秦雨晨睁开眼睛，已经开始登机，他连忙站起来，跟着人流走上飞机，找到自己的座位，他放好行李箱，坐了下来。

刘亦扬拿着登机牌，东张西望地寻找座位，秦雨晨看见他，欠起身子，笑着打了个招呼：

“亦扬，你也坐这班飞机？”

刘亦扬在他身边停住脚，笑着点点头，准备和他搭话。后面的人粗鲁地推了他一下，刘亦扬冲秦雨晨抱歉地笑笑，继续朝前走。

飞机升上蓝天，穿越云层，天空突然变得近了。一团团的云朵像洁白的棉絮聚在一起，又像是晶莹剔透的雪山。在地上看到的天空始终是灰色的，偶尔掠过两朵白云，也染上了浅浅的灰色。

秦雨晨看着窗外。旁边的座位上坐了两个女人，叽叽喳喳地说着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声音越来越大，秦雨晨强忍住内心的焦躁，无聊地翻着飞机上的广告画册。

一个半小时以后，飞机平稳地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。秦雨晨走出机舱大门，回头没有看见刘亦扬的人影，他朝大门口走去，刚刚走出候机大楼，连忙掏出烟，仓促地点燃了，深吸起来。一根烟抽完了，刘亦扬才慢慢悠悠地走了出来。

刘亦扬其实是有意识地落在后面。

两个人一起走到停车场，路上简单地说了几句话，秦雨晨的车停在出口处，他打开车门，回头和刘亦扬道别，刘亦扬笑着握住他的手。

“听亦文说你快结婚了？”

秦雨晨点点头，眼底深处流露出笑意。刘亦扬从秦雨晨淡淡的笑容里感受到真切的幸福，连忙松开手说了一声再见，转身朝自己的车走去。

七年的等待，时间依然给他一个这样的结果。刘亦扬抬头看看天空，中午的太阳刺痛了他的眼睛，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。

秦雨晨听不见刘亦扬的这声叹息，他开车上了高速公路，打开音响，喜悦的女声来回重复着一句歌词。

“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……”

秦雨晨想到昨天来机场的路上，林懿清考完试，给他打电话。当时也是这一首歌，秦雨晨不说话，把电话放到音箱前，林懿清听到这首歌，没有说话，只是笑。那笑声就像水面上漂浮的一朵朵落花，旋转在秦雨晨的心上。

秦雨晨把音量调大了，他放下车窗，歌声飘进湖光山色里。

秦雨晨心里明白，他和林懿清之间，结婚仅仅只是一种形式，但他仍然渴望走进婚姻，和林懿清相守在围城里。

秦雨晨始终觉得，婚姻是对爱情的承诺。

林懿清也渴望和秦雨晨走进婚姻。如果不是因为谢蓝的阻挠，三年前林懿清大学毕业，就成了秦雨晨的新娘。

谢蓝是秦雨晨的母亲。秦雨晨想到她，皱了一下眉头，关掉了收音机，拿出电话拨了林懿清的号码，电话还没有通，秦雨晨慌忙又挂断了，额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，他知道自己害怕听到林懿清的声音。

北京假日酒店里的一幕像鬼魅的影子紧紧追随着秦雨晨。他踩住油门，车子迅速朝前奔去。

三

初秋的下午，阳光慵懒地照着，逐渐枯黄的梧桐树叶，迎风悄悄舞动，一团团银色的光彩穿过玻璃窗，洒进音乐台晚间部办公室，斑驳地落在暗红色的木地板上。

办公室里忽然亮了。

每天晚上六点到八点，是音乐台《人生故事》节目。林懿清坐在电脑前，手指熟练地敲打着键盘，专心准备节目稿。走廊里传来清脆的脚步声，刚刚剪了一头短发的徐萍穿了一件鲜艳的红毛衣，拖着时髦的厚底鞋，蹦蹦跳跳地推开门，走到林懿清身后，手指尖触摸着林懿清满头光滑的长发，羡慕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懿清，真喜欢你的头发。”

林懿清打完最后一个字，合上电脑，回过头看着徐萍：

“谁让你和自己的头发过不去，总是控制不住要剪的冲动，剪完了又后悔。”

徐萍委屈地撅着嘴巴，左手胡乱揉弄自己乱糟糟的短发，右

手拿起桌上的镜子，仔细地照着：

“懿清，有本书上说，女人对待头发的态度，和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一样的，我开始不相信，看看我们两个人，就不得不信了。”

林懿清端起桌上的玻璃杯喝了一口水，不经意摸摸头发。从高中开始，她一直都留长发。对于她来说，头发好像已经是生命里的某种坚持，无法割舍。徐萍恰恰相反，她换发型的速度比换男朋友的还要快。

林懿清想想徐萍的话，似乎也有些道理，她转过头，徐萍放下镜子，沮丧地趴在桌子上，看着她：

“懿清，你这么多年只有秦雨晨，我交往过的男朋友，自己都数不清。”

林懿清笑着不说话。徐萍弯下腰，把镜子举在头顶上，左右扭头端详：

“懿清，何丽那天陪我剪完头发后就笑话我，说我可能又要换男朋友了。”

何丽是晚间部的另一名主持人，比林懿清和徐萍稍大两三岁。办公室里只有她们三个人，虽然何丽与徐萍之间经常会有些小矛盾，因为有了好脾气的林懿清，三个女人那一台说不清道不明的戏，始终都保持着和谐的音符。

“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定论，徐萍，你剪头发，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故事的开始，一种是故事的结束。”

何丽那天陪徐萍剪完头发，回到办公室，急不可耐地向林懿清发布小道消息：

“今天给徐萍剪头发的男孩子长得很帅，眉眼有点像木村拓哉。我看徐萍一直盯着他，眼珠都快掉下来了。”

林懿清想到何丽这句话，站起来，走到徐萍跟前，摸摸她的短发：

“徐萍，我听说那个发型师长得很帅。”

徐萍春光明媚地眨巴着眼睛：

“眼睛很大。”

林懿清抿嘴笑起来，徐萍这才明白她的用意，低头揪着毛衣上的扣子：

“这个何丽，别人的事情什么都藏不住，自己的事情守口如瓶。懿清，我告诉你，有天晚上，我在江滩公园，看见她和一个男人在前面走，我刚叫了她一声，那个男人头也不回一溜烟就跑了，何丽满脸慌乱地朝我笑了一下，我准备走过去和她说话，她也跑得无影无踪，整个窘迫的场面就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。”

对于何丽的感情问题，敏感的林懿清虽然心存疑惑，却从来没有多问。她不喜欢探究别人的隐私。她拿起剪刀，慢慢地拆信，心里盼望秦雨晨的电话。

徐萍心不在焉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两圈，手机响了，她刚应了两声，就大惊小怪地叫着。放下电话，她趴在窗台上看着林懿清：

“懿清，说出来不怕你笑话。我爸前天去北京开会，我妈昨天也跟着去了。两个人都到这把年纪了，你说还有爱的激情吗？”

徐萍脸上挂满幸福的笑意，林懿清抬头看着她，心里有些羡慕的失落，但她没有表现出来。父母是子女的幸福。

“应该有吧，如果他们很相爱，激情应该和年龄无关。”

林懿清沉吟片刻，认真点点头：

“我看他们不是爱的激情，是我妈疑神疑鬼的激情。懿清，你和秦雨晨在一起七年，爱的激情仍然波涛汹涌吧？”

徐萍斜睨着眼睛，调皮地看着林懿清。林懿清放下手里的信纸，红着脸看着徐萍。

“我和每一个男朋友，恋爱时间都没有超过七个月，更别说七年了。”

徐萍摇摇头，黯然地叹了一口气，突然又睁大眼睛看着林懿清：

“懿清，你昨天说秦雨晨也去了北京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林懿清靠在窗台上，灯光笼罩着她的脸，清亮的眼睛里光彩

流转：

“昨天走的时候说是明天回，今天没有给我电话，所以我也不是太清楚。”

林懿清偷偷瞥了一眼墙上的钟。

“你们结婚的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？他妈妈同意了吗？”

林懿清摇摇头，嘴角有丝无奈的笑意，徐萍知道这是她心里的痛楚，也就不再问了，笑着收拾桌上的磁带。

“我看你也别理会他妈妈，只要秦雨晨爱你，你就快点答应结婚。秦雨晨条件很好，现在外面诱惑太多，免得夜长梦多。”

“我不怕，如果他被腐蚀了，我就不要他了。”

林懿清说了一句玩笑话，低头笑了，这么多年，她了解秦雨晨。

“什么腐蚀啊？谁被谁腐蚀了？”

何丽抱了一束花，喜气洋洋地走进来。徐萍走过去，眼睛盯着花。

“好漂亮的花啊，何丽，你的神秘男友送给你的？”

何丽慌忙摇头，手里的花跟着她身体摆动的节奏摇晃起来，花上裹着的包装纸簌簌响着：

“这花可不是送给我的，是给懿清的，刚才碰见传达室的张阿姨，顺便帮她带过来。”

“又是给懿清的，你看看她桌上，早就堆满了。”

徐萍把花抱在手里。何丽放下包，坐在林懿清的桌子上，伸了一个懒腰：

“懿清，好像你的听众，都知道你喜欢百合花。这个人有些怪，送黄玫瑰，玫瑰代表的可是爱情。”

“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听众怎么会送玫瑰花呢？对了，懿清，一定是有人通过你的声音，爱上你了。”

徐萍抱着花陶醉地转了一个圈，然后摆了一个舞蹈姿势，把花递给林懿清。

“你们两个人，为了这束花，可以演一台戏了。”

林锺清伸手拿过花，一张黄色的卡片从花里掉出来，她伸手去抓，何丽连忙把卡片抓在手里。

“快看看，写了什么，念给我们听听，何丽。”

徐萍戴上近视眼镜，蹦到何丽身后，伸长脖子看着卡片上的字。

“锺清，我回来了，晚上准时接你！爱你的雨晨。”

何丽故意拿腔拿调地念着，短短几个平常的字，经她这样一念，好像有了无尽的意蕴。这么多年秦雨晨从来不送花，林锺清心里也有些纳闷，以为是何丽编的恶作剧，拿过卡片看到熟悉的秦雨晨的字迹，一时间有些恍惚，也有些惊喜。

女人，总是喜欢有人送花的，特别是自己爱的男人。

何丽喝了两口水，打了个嗝，看着徐萍，两个人相视一笑：

“徐萍，秦雨晨今天怎么送花了？真有些奇怪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徐萍点点头，一屁股坐在何丽身边，跷着腿摇晃着身子。

“我也觉得很奇怪，锺清，我记得秦雨晨连情人节都没有送过花给你，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啊，这么特别？”

玫瑰娇嫩地绽放着笑容，办公室里漫溢着馨香。林锺清看着花，想到秦雨晨，心里有种平静的幸福。她知道，这么多年，这种幸福是真实的，也是她想要的。她看看何丽，又看看徐萍，笑着不说话。

“我说锺清，今天我在节目里说过一句话，不要因为丈夫或男朋友突然送花感到幸福，说不定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事情，用美丽的花来掩饰自己的黑暗的罪恶。”

何丽神情严肃地看着林锺清，徐萍也一本正经地点头，两个人的表情很凝重，似乎秦雨晨送的这束花，不是玫瑰，而是罂粟。林锺清看着她们，眼睛里的笑意更浓，她把手放在浅米色的呢裙上。

她喜欢呢子的质地，柔和温暖。这么多年，秦雨晨一直给她这种感觉。

徐萍虽然平时喜欢跟何丽斗嘴，但每当这种时候，她们都紧密地站在一条战线上。她看看安静的林镡清，匆忙接上何丽的话：

“我也听说过这句话，镡清，晚上你一定要严刑拷打秦雨晨。”

林镡清听了这句话，终于忍不住笑着站起来，扭过身子，看着窗外逐渐暗淡的天空：

“你们这两个人，真难对付。秦雨晨平时不送花，你们天天问，为什么那么多人送花，他偏偏不送；现在他送花来了，你们又要研究，他为什么要送花。我幸好是个女人，否则，如果要追求你们，早被你们俩活活折磨死了。”

“送花当然是好事情，可也要看什么情况，你说秦雨晨，为什么早不送，晚不送，今天刚从北京回来就送一束花？”

徐萍狡黠地挤弄着眉毛，斜睨着林镡清。林镡清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笑着把手伸到徐萍面前，指指自己的手表。

“徐萍，你准备从窗口飞下去做节目，以身殉职吗？”

“是啊，你想让办公室的凶婆子给你扣钱吗？我刚才上来的时候，看见陈方霞朝直播室去了。”

徐萍瞄了一眼手表，大叫一声，像皮球一样从何丽的桌子上弹到地上，提着包冲到门边，挤眉弄眼地丢下一句话：

“镡清，你应该现在就打电话给秦雨晨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”

徐萍说完这句话，急促地跑了。何丽关上门，倒了杯热水，她把杯子紧紧捂在手里，吹了一口气，热气弥漫起来，她的眼睛里仿佛也升腾起了一丝雾气：

“镡清，我想和你说一件事。”

风从窗口吹进来，桌上的花抖动着，一片花瓣掉下来，落在桌面上。林镡清关上窗户，微笑着看着何丽：

“我的节目已经准备好了，现在的时间都给你。”

何丽走到林镡清身边，背靠着墙，僵硬地站着：

“懿清，我有一个男朋友，情况有些复杂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……”

桌上的电话响了，何丽飞快看了一眼林懿清，甜蜜地笑着，拿起电话，刚说了一句话，眼睛里喜悦的光芒立刻消退了，她看着林懿清，很快又笑起来：

“秦雨晨，我们刚才在讨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为什么你今天送花给懿清，讨论目前还没有结果。”

秦雨晨呵呵笑着，手心里都是汗。八月底的天气已经有些凉了。

秦雨晨打开窗户，两只小鸟从灰白的云雾间飞过，一瞬间渺无踪影。

“雨晨，你怎么今天就回来了？不是说要等到明天吗？”

秦雨晨听见林懿清的声音，身子有些发软，他把头抵在窗户的边沿上，闭着眼睛，北京假日酒店里的情形在眼前纷飞流转。

“事情有些变化，所以提前回来了。”

秦雨晨抑制住满心苦楚，他心里想，如果林懿清继续询问，他会很迅速地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她。可是林懿清并没有多问什么，只是哦了一声，秦雨晨心里有些失望，又有些宽慰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

林懿清是敏感的人，她意识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感觉，秦雨晨好像有很多话想说，又好像没有话说。

“雨晨，你可能太累了，好好休息一会。”

“好，你去准备节目，我没有别的事情，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很想你。”

林懿清心里的柔情涌上来，像碧波荡漾的湖水，泛起阵阵涟漪。刚才的陌生感马上烟消云散，她清脆地笑着，回味着秦雨晨的最后一句话。这句话，确实说出了秦雨晨的心声。他们认识了七年，最初狂热的激情已经慢慢退却，但是，秦雨晨知道自己的心，也知道林懿清的心。

两颗心仍然像最初碰撞一样，彼此热烈地爱着。

林懿清放下电话，秦雨晨仍然握着听筒。滴滴答答的忙音仍然响着，好像话已经说完了，仍然还有无尽的话想要说。

楼下传来朦胧的喧哗声，刚刚近了，又戛然而止，消失在空气里。风扑腾着从窗口吹进来，调皮地掀翻了桌上放着的一摞文件，凌乱地铺在地上。秦雨晨懒得去捡，他点上一根烟，深吸了两口，烟雾慢慢升腾，氤氲地笼住头顶上的灯光。

天慢慢暗了，深蓝色的夜幕，月牙孤寂地躲进云层，只有一颗星，远远亮着。

林懿清拿着装满音碟和磁带的小篮子，走到门口，听见何丽在走廊外面的阳台上打电话。

“我心里真的很难过，你总是说有时间，还是不能来陪我……你说，我到底算什么呢？”

何丽的声音很小，林懿清仍然听出一份无以言表的忧伤，她匆忙走下楼。

直播室在一楼，林懿清站在门边，等徐萍说完再见，她才笑着走进去，先把广告带放好，戴上耳机。徐萍走到门边，又回过头，张开嘴，什么话也没说，出去了。过了一会，她又诡异地走进来，放了一张纸条在播音台上，匆忙转身跑出门。

“懿清，别忘了，回去好好拷问秦雨晨。”

林懿清笑着收好纸条，熟悉的版头音乐刚刚结束，悠扬的小提琴声慢慢响起来，她把话筒推上去：

“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音乐台《人生故事》节目，我是您的朋友懿清，在这个略微有些凉意的晚上，想和你分享人生的精彩，想和你分担人生的忧伤……”

刘亦扬忙了一天，刚刚结束一个应酬，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在城市中穿梭。听到林懿清的声音，脸上浮起笑意。听她在节目里和听众交谈，刘亦扬感到一种温暖，他喜欢这种感觉。刚刚过了三十三岁生日，多年商场上的艰难打拼，刘亦扬知道自己的内心

结了厚厚一层茧，孤独而坚强。但在那层硬壳下面，仍有一丝柔情。面对众人的时候，他是年轻的建筑设计师，面对自己，他沉浸在林懿清的声音所带来的幸福里。

美丽的东湖在夜色里显得格外寂静。刘亦扬把车停在湖边的空地上，打开车窗，路灯照在平静的湖面上，一条条浅黄色的光柱延伸向湖中心，映着宁静的天与地。

一个又一个的听众在节目里诉说，林懿清始终安静地聆听，偶尔简单地说几句话。刘亦扬靠在椅子上，闭着眼睛，林懿清的声音伴随着风声，飘向耳朵里，像涓涓细流，朝他心里流淌。

秦雨晨坐在办公室里，听着林懿清的声音，紧抿着嘴唇，阴霾的脸色遮住了平日乐观爽朗的笑容。

他沉浸在只有自己知道的痛苦里。

省广播大楼坐落在热闹的解放大道边，林懿清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到千家万户，每一盏灯光下，有着不同的人生，不同的心情。

秦雨晨在电台门口等林懿清，这几年，只要有时间，他总是会等她下班。往日的心情是愉悦的，今天却格外沉重，而且越来越沉重。他觉得自己快要爆炸了，抽了几支烟，想到刘亦文，连忙给他打电话。

秦雨晨毕业后在银行工作了半年，就把工作辞了，开了家广告公司，七年时间，从零走到现在。刘亦文走的却是另一条路，研究生毕业以后，他留校当了老师，现在正在准备博士入学考试。

两个好朋友，从一个起点，到另一个起点，路途不一样，看到的风景不同，感情却依然如故。

刘亦文刚刚吃过晚饭，和女朋友秦雨夕在厨房洗碗，听到秦雨晨的声音，他朝秦雨夕使了一个眼色，凑到她耳边，低声说了一句：

“你哥哥的电话。”

秦雨夕双手沾满油污，小心翼翼地拿过电话。

“哥，听妈妈说你去北京了，回来了吗？”

“我早上回来的，雨夕，我想和亦文说几句话。”

秦雨夕把电话递给刘亦文。

“雨晨，吃饭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，我早上从北京回来，忙了一天，现在电台门口等懿清。对了，亦文，你的考试准备得如何了？”

“考试应该没问题。我现在担心的是你母亲的态度。对了，雨晨，我听雨夕说，她现在对懿清的态度还是很强硬。”

“还是那样，你知道，我妈不是不喜欢懿清，也不是不喜欢你。”

“你不喜欢我，是因为我离过一次婚，可那并不是我的错。懿清是多么好的女孩子，你妈非说她的命不好。”

秦雨晨没有说话，沉默了一会。

“其实我想过了，即使她不同意，我们也可以结婚。但是懿清不愿意这样，她希望能够得到父母的同意和祝福，这样等了几年，一块石头都会化了，更何况是人。”

“你妈妈的性格太固执。我和小夕商量过了，等你和懿清结了婚，我们也准备尽快办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”

秦雨晨听到夜长梦多几个字，不安和烦躁从心里爬出来，侵入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，全身隐隐疼痛。

“雨晨，雨晨……”

刘亦文听不见秦雨晨的声音，以为掉线了，对着话筒喊了他两声。

“亦文，有件事情……”

“雨晨，什么事情这么吞吞吐吐？”

秦雨晨一直都是洒脱和光明磊落的人，没有见不得人的秘密，现在突然有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对自己最好的朋友说，犹豫片刻，他最后下定决心不说，连忙转换了一个话题：